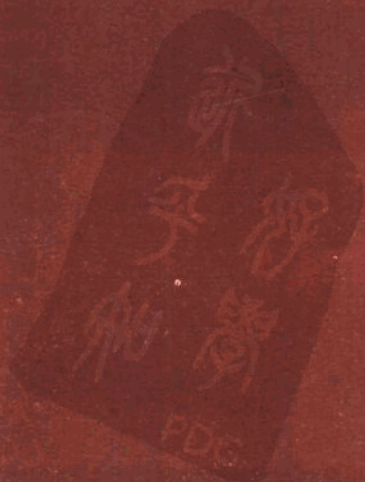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职方典
八
(廿六)



職方典八

各部部名下所冠數字係在本典統編頁次之起頁

- | | | | |
|-------------|-------|----------|-------|
| 一四三 湖廣總部〔上〕 | 一〇〇〇一 | | |
| 一四四 武昌府部 | 一〇〇三九 | 一四五 漢陽府部 | 一〇一七五 |
| 一四七 襄陽府部 | 一〇四一九 | 一四八 鄖陽府部 | 一〇五〇三 |
| 一五〇 黃州府部 | 一〇六三四 | 一五一 荊州府部 | 一〇七七九 |
| 一五三 岳州府部 | 一〇八六 | 一五四 寶慶府部 | 一一七一 |
| | | 一四六 安陸府部 | 一〇二六三 |
| | | 一四九 德安府部 | 一〇五四三 |
| | | 一五二 長沙府部 | 一〇九一四 |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一千一百四十九卷目錄

安陸府部紀事一

職方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九卷

安陸府部紀事一

莊子許由堯時人也堯以天下讓許由曰子治天下
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
實也吾將爲實乎鶴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
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
治庖戶視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遂隱於荆門山中
左傳楚屈瑕將盟武軫即人軍於蒲騷將與隨汝州
襲伐楚師莫敖患之闕廉曰郢人軍於郢必不誡且
日處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郢郢以黎四邑我以銳師
皆加於郢郢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圖志若敗郢師
四邑必離四邑離楚之利也莫敖從之遂敗郢師於
蒲騷卒盟而還
景王十六年楚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大於魚
陂接村伯注竟陵北有甘魚陂楚守甘魚之口亦此
地
沈尹筮孫叔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
修行不聞沈尹筮孫叔敖曰說義以藝方術信行

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如子也耦世接
俗說義調均以適王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
乎吾將爲子游沈尹筮遊於郢五年則王欲以爲令
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
必用之臣不若也則王於是使人以王與迎叔敖以
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薨此尹筮之力也
昭王十四年楚滅郢封國幸爲郢公是歲吳師入郢
昭王奔鄧郢公辛與王出奔隨濟于成曰杜杜仇註
白水源出鄧屈山即今白口鎮
閭閻攻鄧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曰滿人
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
之
吳師入鄧昭王奔隨于西敗吳師於郢鮮吳師居
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
可乎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豈憐焚之遂敗吳
師於公冶之谿
吳人鄧昭王取王孫圉之妹季芊涉離濟江入於雲
中盜攻之王孫圉子以背受戈王奔郢鎮建負季芊
以從奔隨入鄧事畢王實出子及圍九人有差
敬王十四年吳子唐侯蔡侯伐楚舍舟於淮清自澤
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沈尹戌謂子常治漢且與上下
別悉方城外衆毀其舟還漢大庭濟漢伐之既謀而
行子常不聽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不
利庚午二師陳於柏舉聞閭弟夫渠以屬五千擊子
常楚師亂奔鄧吳從楚師及清牛濟而擊敗之楚人
爲食吳人及之敗諸雍渚五戰及郢左司馬及惠而
還敗吳師於雍渚傷死楚子涉離濟江入於雲中郎

公辛與其弟以王奔隨明年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大
敗吳師十月楚昭王入於鄧
國策申包胥京山人爲楚大夫與伍員友員將奔吳
辭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爲之奈何包胥曰於乎
吾欲殺子執楚則爲教子不忠不報則爲無親友也
負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子能亡之我能存之楚昭王
十年吳敗楚於柏舉遂入鄧昭王入雲夢包胥亡
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不以其乎吾聞之人
衆者勝天天定亦從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而
而事之今幸於僂死人其無天道之極乎乃走秦
乞師曰吳爲無道行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困虐使於
楚寡君久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滅楚
則西與君接壤若鄰於君禍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
君其取分焉若以君室繼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
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國而告對曰章句越在
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裝裳繫袴倚於庭牆
立哭日夜不絕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素沉
滴不恤國事聞其言大驚曰楚有賢臣如是吳將滅
之寡人無能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爲賦無衣之詩曰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九頓
首而坐秦乃出師十一年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
師吳師乃歸昭王入鄧王實包胥包胥曰吾爲君也
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竄惠王十一年包
胥聘於越越王問曰吳可伐耶包胥曰臣聞於策謀
未足以上越王曰吳爲無道殘我社稷夷我宗廟以
爲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徵人之衷惟是車馬
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策以而可胥辭曰

不知王固問乃對曰夫吳夏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獨酒豆肉單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醢醢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我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仁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補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求其不足裁其有餘使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距楚西則距齊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千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夫戰之道知為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不知即無權變之謀以別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餽飽之節齊苦樂之善不勇則不能斷去敵之疑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乃召伍大夫曰昔吳為不道殘我宗廟夷吾社稷以為平原使不得血食欲徹天之衷兵革臥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

左伯桃羊角哀戰國燕人二人為友聞楚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雪糧少伯桃乃解與哀往事楚自餓死於空樹中哀至楚為上大夫乃言於楚王備禮以葬伯桃於荆門州諸里村

伯桃王夫人昭王母也吳人鄂昭王亡吳王閻闔

下之表也諸侯者一國之儀也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同器殊糧異中櫛所以別之也今君舉儀表以行何以行令調民且妾聞生而辟不若死而榮君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辟妾以死守不敢承命於是吳王悲而退

蒙殺者楚人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蒙殺結闕於宮堂之上舍闕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解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蒙殺獻典而國大治王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殺怒曰殺非人臣社稷之臣荷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棄於磨山中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上其罪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而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也非故何也府志秦昭襄八年使將軍羊戎攻楚取新市又使白起攻楚拔郢城夷陵遂東至竟陵

新井地皇元年竟陵三老起兵於郡界新市人王匡王鳳為渠帥與馬武王常成丹等共起兵雲杜綠林中二年荆州牧討綠林賊王匡等迎擊於雲杜大破牧軍攻拔竟陵

嚴光字子陵會稽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帝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拜諫議大夫不就隱於剡州東嚴山今故宅基及客星井尚存後歸富春山終焉

後漢書岑彭傳彭將兵三萬南擊秦豐拔黃郛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動兵馬申令軍中以明早西擊山都縱所獲逃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追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獲糧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河中蠻是也

府志漢演父老者不知何許人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父老獨耕不輟尚耆郎張溫與之使問曰人皆來觀父老獨不觀何也父老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與言父老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安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土階而萬人以奉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獻帝建安三年九月劉先主敗於長坂斜趨漢津與關羽船會得濟河按竟陵今有舊陂河先主廟十月吳周瑜破曹操於烏林按操引次江北被燒走華容今烏林正在江北與赤壁相對故關羽亦曰烏林之役

後漢昭烈走長坂趙雲大戰曹兵獲一劍乃曹洪劍也切微如泥手刃曹兵數百人血灑草上至今草生皆有血點諸云當陽草點斑斑如血指借問明公何事因子龍一戰旌旗倒

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于樊羽軍既退舟船擠漢河水司馬宣王治水軍于荆州欲順沔入江伐吳王蒙字仲宣年十七獻帝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

亂不就乃之荆州依劉表舊屬文舉舉立就無所改
定登當陽縣城樓作賦建安二年卒其諱文有曰遠
放荆楚在漳之淵蓋寓當陽也

漢晉春秋龍六年吳將朱然入相中新獲數千根
中民吏更萬餘家渡河司馬宣王謂費爽曰若使令還
必復致寇宜權置之東曰今不修守河南留民河西北
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
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
可不審故令賊二萬人斷河三萬人與河南諸軍
相持萬人陸鈔相中若將何以救之

吳嘉禾五年孫權北征關合肥新城遣陸遜諸葛瑾
屯江夏河口以向襄陽遜令韓福壽奉報還遇敵
於河中敵偵得屬理聞之大懼遂乃密與瑾議令瑾
督舟師進悉以馬兵向襄陽魏人棄憚還還入城
瑾便引船出還徐整部伍張嚴聲勢與舟師合魏人
不敢逼還乃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
還

永安六年冬十月甲申將軍丁封孫吳如河中之教蜀
孫吳論還都建業對權曰明樹實嗣之信還將入河
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吳初爲小將以功
進至河之南

晉羊祜嘗都襄陽荆州諸軍事先是吳石城守去襄陽
七百里每爲邊害祜思之竟以詔計令吳守又開
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險石城以西盡爲晉
有
太康元年杜預鎮襄陽開揚口通零桂之漕水經注
揚水北還竟陵縣北注于河之揚口

太安二年義陽張昌聚黨爲亂江河間起兵應之
荆州刺史劉弘以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先據鄧
州進攻昌於景陵大敗之

懷帝末嘉三年秋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
長二千餘步

司馬魯恬嘗末嘉之亂杜曾自稱南中郎將領竟陵
太守與第五琦分據河漢時陶侃新破杜強乘勝擊
曾有輕曾之色司馬魯恬曰古人戰爭先料其將今
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
城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出其
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

陳賡嘗爲編都令政有異績時境多猛獸賡至皆
渡臨沮人以爲仁政所感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武勇口訥不知
書見卿士大夫大抵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張
昌之作逆伺倡義討之破陳敏以功封亭侯隨陶侃
討杜預有功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射大帥
數人殺之賊箭中其腰氣色不變加廣威將軍領竟
陵內史及王敦弟廣代侃爲荆州牧遣伺歸楊口壘
爲杜曾等所圍杜曾說之降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
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
汝乃還還山

鄒遐字應遠陳郡人平兩將軍嶽之子也勇力絕人
號爲名將隆和元年守竟陵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
遐及北中郎將軍庾希帥舟師三千人守之後守襄陽
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
劍截蛟數段而出

成帝咸康五年石季龍將夏安李應陷河南張裕陷
郛城因寇江夏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
斬首五千餘級

穆帝永和四年十月石虎使其將苻堅大寇竟陵
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賊之漸蔡謨議
曰蘇峻之強不及李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
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李龍又所疑也

亮爲荆州將謀北伐以桓宣爲都督沔水北討征討
軍事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李龍使騎七千渡沔攻
之

苻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桓冲使楊威將軍朱緯討
之遂焚燒沔北田稻拔六百餘戶而還

太和二年燕慕容廆寇竟陵時西海公羅崇爲竟陵
太守擊破之又南陽督護趙弘趙德據宛城降燕崇
與荆州刺史桓豁攻宛拔之留兵戍宛而還

太元六年桓冲都督江荆等七州諸軍事討秦荆州
刺史都貴遣其將閭振吳冲率衆二萬寇竟陵桓冲
遣桓石虔石民等帥水陸兵二萬拒之石虔籍兵衆
振冲戰於激水大破之生擒閭振斬首七千俘萬人
聲震如雷

桓石虔小字鎮惡征西大將軍開府裕之子也初除
竟陵太守以父喪去職尋而苻堅又寇淮南詔授石
虔督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遣冠軍將軍封堅荆州刺
史梁成襲陽太守閭振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拒之
賊阻激水电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
戰破之逃寇管城擒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
百匹牛羊千頭具裝糧三三頃成以單騎走保襄陽

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遂敗兗州刺史張崇
納降二千家而還

恭帝元熙二年秋八月竟陵郡上中水成山得銅鐘
七口是年竟陵郡江漢自開出古銅器十餘枚宋
主舉之晉帝慮不受於是歸諸物藏於相府

宋武帝貴族諱令光澤國人也祖父後官襄陽因居
西北五丈村武帝繼樊城書登樓以望見漢漢五采
如龍下有女子群繞則貴顯也

武帝永初時竟陵蠻廣為寇趙伯符為竟陵太守悉
破之

蕭韶為鄧州刺史韶昔為幼童與信愛之有斷袖之
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亦為信傳酒後為鄧時
信西上江陵途經鄧韶接信甚厚坐青油幕下引信
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
韶牀踐踏有履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往
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感恥

元嘉元年劉湖作亂鄧州吳喜張興世逃向荆州沈
懷明向鄧州所至皆平定劉湖走入河集稍散北至
石城數戰騎竟陵郡丞陳懷真聞湖過率數十人
間道進之湖人馬既疲自度不免因隨懷真人城告
渴與之酒湖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京邑
張興世弟僧查追湖未至石城數十里遂還湖首入
竟陵殺懷真顯其功

薛安都初以功封南鄉縣男孝建元年討魯爽安都
時為左將軍守歷陽有功遷輔國將軍竟陵內使
世祖使沈慶之督抗諸軍慶之使安都追之及爽于
小岷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

倒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少家於太宗於之以為竟陵
郡都軍後為光祿大夫卒興世居臨河水初生時常
其門忽生洲及與世洲盈十餘頃興世久乘軍旅
歷事備嘗之主能以功名自終固甚奇也于秋奉欣
時泰少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好讀書讀子史交結
多名士得遊園池著虎皮冠袖衣錦杖扶紫綵不
顯將家兒舉止也後遷諮議參軍督略吳越後與胡
松等謀廢立事覺伏誅欣時初為令坐罪當死時張
融為竟陵王子良史史之以身代以欣時父興世之
能生其父張暢也子良史曰此乃是長史事恐朝有
帝典不得如長史所懷

御世隆為江夏內史行鄧州事沈攸之反乘輕制從
數百人下白螺洲坐胡林至鄧以鄧城弱小不足攻
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還鄧卿既相與本國
想得此意世隆答曰東下之師久承登問鄧城小鎮
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于西渚挑戰攸之果
怒令諸軍登岸攸之亦棄長圍頓謂人曰以此攻城
何城不克夜夜攻城世隆臨宜拒應眾皆披却
明帝泰始五年冬十月庚辰鄧州獲元璽圓徑八寸
安西將軍張興宗以獻

焦度為鄧州刺史會沈攸之反眾至夏口攻鄧度于
城樓上封書辱罵至發露形體城厚之攸之更自計
攻城度親力戰攸之眾眾將將度令役以機弩眾
不能冒至今呼此樓為焦度樓度為人懷遠誠就高
帝求州不却所以重寵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諸
數日會高帝遣行石頭城度試自陳臨時卒忘所教

乃大言曰度辱公度辱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
食即賜米百斛除游擊將軍卒

齊建武四年薛元嗣梁伯相率入鄧時竟陵太守房
僧首被代還至鄧東梓侯勸僧守之僧曹景宗等
過江攻鄧未及濟梁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門
山梁光靜戰死東昏遣十三軍援鄧後元嗣等以鄧
城降中興元年梁高祖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南
軍進逼鄧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是下梁高
祖義師出河口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鄧郢州
刺史張冲迎戰茂等大破之

曹景宗字子襄新野人每讀魏其樂毅傳輒歎息曰
大丈夫當如是未元初為竟陵太守梁武起兵以景
宗為前鋒及漢口渡江圍鄧城自二月至於七月鄧
城降後封竟陵侯侯復破昌義師魏人專氣景宗振
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之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
急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
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同約賦韻時韻
已盡惟餘數病二字景宗便操筆立成曰去時兒女
悲歸來節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蒼去將帝嘆賞不
已約及朝賀驚嘆竟日

太清元年侯景陷郢城郢王蕭綸計之攻南陽侯
景將任約使破騎襲綸敗走行至汝南遇故吏李杰
開城納之收集士卒將攻竟陵西魏聞之遣大將軍
楊思等陣師赴焉綸嬰城自守死者其衆後城陷綸
被執不屈殺之投於江岸

三年司馬刺史柳仲禮赴臺城竟陵守孫嵩以都
叛入於魏宇文泰使大都督賀拔岳往鎮之

方輿記勝職方典卷一百四十九竟安陸州部

第一五冊之

第一五冊之

第一五冊之

湘東王揖遠竟陵太守王僧辯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來欲俟衆衆然後行又曰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逼召之不久當及釋以僧辯觀望按劍所中其鋒聞久方蘇即送僧辯母入謝釋意解歸員藥得不死因克湘州

章獻素與武帝遊知非常人及武帝起兵獻率衆來見帝無凡曰作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克郭帝雖其守將久之顧獻曰驍驍而不乘焉遠連而吏索即日以爲江夏太守行郢州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林下而生者殘處其上每屋盈滿獻威管埋百姓賴之

庾域字司大其先新野人後徙荆南梁辟郢州簿嘆其才名爲錄事參軍母性喜聞曉嘆命域致之忽有雙鶴降庭及郢州平封廣縣後軍司馬其子名千與字孝卿城卒扶柩過壘壘值灑水漲千與哀痛水爲之消有雙鶴巢舟中每聞泣聲飛鳴激切梁簡文帝嘆美其材曰荆南杞梓

蕭恢文帝十七子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收殮依下車遽命理瘞時有逆商中布者恢以奇貨具服即命焚之于是百姓仰德簡文帝時湘東王揖與岳陽王督爲敵督求援于魏使柳仲禮傳竟陵以圖督及南陽國急杜岸請救仲禮帥衆於安陸竟陵郡守孫曇以郡降於魏仲禮乃使司馬康昭如竟陵討曇以輕兵師於涿頭魏遣楊忠援之仲禮敗沒王叔孫因斬曇以竟陵降於魏陳後主祔明元年四月郢州南浦水旱如是

北魏延昌三年梁雍州刺史蕭藻遣新陽太守部近林於沔水之南石城東北立清水戍爲抄掠之基東荆州太守桓叔興遣諸蠻擊破之

北齊天保三年梁司徒陸法和僕同宋范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略兼濟忠勇過人可受此奇耳衆咸共推慕容紹祖以爲然遂遣紹祖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侯瑱方密備填等不能赴又于上流鸛鵒洲上造荻筏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侯瑱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新請于是輒士卒之心乃相率新請其後復須臾中風鼓起驚濤湧激漂斷荻筏約復以鐵線連繞防禦備切備還共祈禱風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瑛移軍於城北造柵圍營焚燒坊郭產業皆盡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臺南北合勢瑛乃率步騎出城奮衆大破之擒五百餘人先是郢城卑下衆土疎頽壞屢更修繕城雖多作大樓又造船艦水陸俱具工無暫闕而後又率衆五萬與瑛約合軍夜來攻瑛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瑛將張白石首瑛以千金贖之不與夏五月瑛約等又相與并力悉衆攻圍城中食少糧運阻絕無以爲計唯煮槐楸桑葉并葑根水灌葛艾等草及靴皮帶筋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別分噉唯留骸骨備猶申令將士信實必同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遣使請和

顯祖以城在江表據守非使有詔還之儼帝帝悲不自勝帝呼令至前執其手持儼鬚鬚脫帽看髮嘆息久之謂儼曰觀卿容貌朕不復相識自古忠烈竟能過此儼對曰臣侍陛下感重得申愚節不屈豈千重奉聖顏今雖夕死死而無恨帝嗟稱不已除趙州刺史進伯爲公賜帛一千疋錢十萬

柳敏以禮部爲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初文帝克復河東見而器之謂之曰今日不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即拜爲丞相府祭軍事還禮部遺母憂居喪旬日髮黃半白人稱爲孝

裴俠解州人也七歲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群鳥蔽天舉手指而言遂智聰慧異於常童爲郢州刺史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裴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清惠爲世規矩人見文帝帝命使別立諸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帝厚賜之世號爲獨立使君

史寧建康人也以軍功爲南郢州刺史侯景寇郢州寧奔梁武帝引至香殿前謂之曰觀卿風表終是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爲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事逆賊幸得息肩有違備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涕泣橫流梁武爲之動容

隋開皇初張熙從楊素伐陳破陳將呂肅於荆門四年肅復據荆門之廷州素遣巴蠻卒千人由漢江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艘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

許智仁安州安陸人父紹兄時與高祖同學相愛大
業末任夷陵通守後王世充篡立紹遣使以給安武
陵澄陽諸府授峽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
平生務以加恩納諫將旅景珍降命紹率兵應接
以成統功擢智仁爲溫州刺史統道楊道生固城州
紹擊走之統將陳普環與開州賊蕭闡提略巴蜀紹
遣智仁等追戰西陵獲其兵擒普環統以兵戍守制
門紹遣智仁等攻取之制善裴美許以便宜紹尋病
卒於軍帝爲流涕智仁初以勳授後封孝昌縣公遷
守夷陵終涼州都督
鄒處俊安陸人貞觀中進士高麗叛詔副李勣征之
師入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牀餐乾糗
不顧密遣精銳擊之衆壯其謀人拜東萊侍郎洋居
處俊遇多治丹藥高宗欲遂餉之處俊諫止帝多疾
欲遂位武后處俊諫不可
高祖行爲平州刺史歲早自暴以祈雨雨大至穀遂
登人歌之曰父母有我今由使君挺積歲今上天開
中田致雨今山出雲倉庫寬今禮義申願君常在
不速貧
姚璉字端甫致仕居潛江築菰書樓日讀書其中有
白鶴巢於上遂以名樓
陸羽字鴻漸一名次字季疵吳郡所生世傳景陵西
禪寺僧晨起開湖旁草鴨鳴集以乳覆一嬰兒收畜
之既長以易自給得遊之漸日鴻漸於陸其羽可用
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功時其師教以旁行書
各日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平師慈使執養除
所以苦之又使牧羊羽習以竹書小背作字得張衡

兩郡賦不能讀嘆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鳴咽不
自勝困亡去匿爲優人作談諧數千言太守李齊物
見而異之授以書遂顯大門山羽貌醜口吃而辯
聞人者若在己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朋友惡慮
有所忤輒去人疑其多讟與人期雖雨雪虎狼不避
上元初更隱茗溪自稱桑苧翁又號竟陵子東園先
生東岡子時或嘯歌獨行繼以痛哭人謂今之接輿
也久之詔拜太子文學不就貞元末卒羽性嗜茶著
茶經三篇
陳璠復州長史初淮南將張瑄師德據復岳二州
自署刺史時陳儒爲荆南節度瑄引兵入殺儒據荆
南廣明三年宗權遣趙德遠進攻之城陷璠死復州
長史陳璠從璠至江陵密斷其首置囊中獻京師授
安州刺史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爲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
武玘爲冀州都指揮使山南節度使王班爲亂軍所
殺亂軍推玘爲留後玘僞許之明日誓士於廷伏甲
幕中酒半擒爲亂者殺之會梁遣陳璋兵亦至荊州
平以功拜復州刺史
梁高祖時襄州進諫高祖從海求鄂州爲屬郡高祖以
鄂地險要不許及南漢高祖起太原從海道人間道
來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鄂州爲屬郡高祖許
之及人詐遣使朝貢求鄂州高祖亦以爲險要不與
從海怒發兵攻鄂復爲刺史尹寬所敗
王彥超漢初爲復州防禦使時宋太祖往依之不納
後太祖登極幸作坊宴射酒酣彥超曰卿若在復
州朕住依卿何不納我彥超頓首謝曰當特一刺史

方輿記勝職方典第一 一百四十九卷安陸府部

耳勺水豈能容神龍耶使臣容陛下安有今日上大
笑而罷之
尹實事梁爲鄂州刺史後歸漢高祖復守鄂州高從
誨攻荆南實擊走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一千一百五十卷目錄

安陸府部紀事二

安陸府部雜錄

安陸府部外編

職方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卷

安陸府部紀事二

宋史鄭文寶傳文寶字仲野萊陽人父千牛衛大將軍彥華初事李煜公以蔭授奉禮郎遷校書郎煜降宋公難於一見乃被絏以過者見燈忠之

張君房傳君房安陸人宋真宗時為著作郎日本遣使入貢詔本國建寺祠臣撰記君房代為之彝使待命而君房醉飲市樓樂之不得直院大君後楊億政

閣忙令曰世上何人號最忙張徹失却張君房高士傳令孤接卜居鄧中書曰君房入城詣張君房借舍令小童攜籠負琴安轡長吟曰借書歸近郭

王公集傳益字勝之河南人仁宗朝范仲淹以節閣薦之除集賢校理值蘇軾奏郎會醉作傲歌時諸人欲傾正張方平等至列狀言公不恭罪誅韓琦言益素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乃不為陛下論列而圖狀攻一王公

宋此其意可見矣帝欲慰撫復州酒稅

黃泳傳鄧州別駕黃泳年三歲書一過目輒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赴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

霧之句以登瀛泳應聲曰不登不墜上以兩字為問對曰詩人之言不識忘諱臣安敢復道上大悅乃歷

見從續事遺以金錢果何

府志偶齊道李成拔令人入侵破襄陽高宗命岳飛為之備飛奏襄陽等郡為恢復中原基本當先取之

以除心膂之患帝諭趙鼎其言遂授復州同處制置使飛渡江抵鄧城收復將京趙鼎死復鄧州

范彥輝紹興中貶荆門作陰雨詩云何當日月明痛洗平生病槍指為謗諛風言者劫去之

趙方主管湖北安撫司使時因金偏於兵計其必南徙復為備荆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

兵以遏其衝

寧宗開禧二年金人圍襄陽德安道騎道景陵制荆宣撫使吳玠遣張瑄將軍援之金人再犯景陵張瑄

死之玠死士入景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謂大軍分道夾擊金人遂去景陵學論陳嘉謨亦死之

宋史李全傳全知荆門軍荆門城以夏伐自耕稅滿輸荆南造船積日久多難運不可用牛校破產不償

責恭請冬伐竹度其費以給餘募商人與為市遂除其害

陸九淵傳九淵知荆門軍荆門為大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

陽東連隨鄧之竹西當尤化竟陵之衝荆門固荆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為觀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趙

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竹由鄧之郢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

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蹏懶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其出奇制勝敵敵兵之腹脅者亦

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固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憂愛

臣鉅大傳鉅大原名文海其先自徽州徙鄧州京山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時以城降鉅大入為

質子授官武將軍管軍事于戶他日召見問質似道何如人鉅大條對甚悉帝悅給筆札書之乃書二十餘幅以進帝大奇之謂近臣曰朕觀此人相貌已應

貴顯其言誠聰明有識者也可置之翰林承相火禮崔孫以其年少奏為應奉翰林文字帝曰自今國家

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為朕言之鉅大頓首謝

帝曰鉅大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堂院必參用南人仍以鉅大為直學士月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奉

詔求賢於江南鉅大薦趙孟頫等二十餘人皆擢置要憲時相奏得專文法台計忠四方擊動鉅大入朝

上疏劾之奏許大怒罷京師不遺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

聖國案傳咸淳八年國案為復州副將時元人寇復州案將兵戰於爛泥湖兵敗死之贈復州團練使立

廟復州官其二子

十八年元將伯顏及宋兵戰於風波湖府志元大舉伐宋九月伯顏與平章阿朮由中道循漢江趨鄧州萬戶武秀為前鋒遇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漢流耶乃召一

壯士負甲伏騎而前摩諸軍齊發已次鹽山距鄆州二十里鄆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鄆萬餘堡兩岸戰艦千艘橫絕大江數十里密樹椿木木中下流黃家灣堡有溪經鶴子山入唐港可通於江宋亦設守禦之具堡之西有漢南通漢湖至江僅數里乃連總管李庭對國保攻黃家灣堡拔之破竹簾地壘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曰鄆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用兵緩急我則知之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鄆順流下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十月戊午行大澤中鄆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阿朮未及介胄亟還軍迎擊之伯顏手殺文義擒范興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獲數十人甲子次沙洋乙丑命斷事宜楊仁風招之不應復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將傳益以水軍十七人來降虎臣等又斬其軍之欲降者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又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點風望金汁砲焚其蘆舍煙焰障天城遂破萬戶忙古亥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屠之丙寅次新城令萬戶帖木兒史剌沙洋所賊於城下射黃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道呂文煥與諸丁卯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戊辰總制黃顯驗城出降即授招討使佩以金符令呼城上軍其部曲即馳城下居道遂入城悉斬之己巳其副都統制任事亦降居道終不出乃令總督李庭破其外堡諸軍繼而登拔之至正間竊病知荆門州甫半歲淮漢賊起荆門不守

炳出募土兵復荆門江陵未幾賊復來攻炳晝夜血戰城陷遇害
白景亮字明甫南陽人至正間遷沔陽府尹民徭多偏重累亮分其戶爲三等九則縣是歲均景陵至府河頗迂乃於縣南沿河徑達漢江民便之號曰便河時掘地得石刻曰白公漢民尤異彰
咬住沔陽府達魯花赤至正間竹山賊寇襄陽咬住引兵過字羅帖木兒於監利賊大至李羅死之咬住回會徐壽輝陷沔陽咬住率妻子過柴林河曰水清得好俺一家就死遂自溺
丑間蒙古進士出知安陸府至正十二年斯賊會漢興犯安陸間募兵數百人自帥出戰賊前隊乘勝追北賊由他門襲入圍壘還城朝服坐公堂罵賊被執不屈明日遇害妻侯氏以酒食治賊夜潛自縊事聞贈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贈侯氏享郡夫人表其門曰雙節
至正十二年賊陷潛江明安達耳率勇敢出擊擒其僞將劉萬戶進營盡飲賊衆奄至闕死
十五年正月丁丑徐壽輝遣其將倪文俊復陷沔陽陳友諒亦起於黃連友諒河陽漢家子臂力過人便於武藝書爲景陵縣吏不與會羅田徐壽輝起從之尋領兵文俊以縣人統其軍
東園生吳人亡其姓氏元末陳孫吳書事藩鎮有功祿食矣未幾吳歸職方以軍事軍人到成於郡居十年登覽無不至一日不樂訴上官去省其親黃藥都城市市之人莫識也郡中良醫師多知之得生藥精其方病輒良已又不樂復歸於郡益不事事惟酣醉

歌詠而已嘗與唐志淳登陽春臺下瞰漢江北望襄樊諸山慨然歎曰吾安得如應傳公者與之遊乎因茫然呼酒飲數升酒已復慨然爲楚歌聲烏烏也明洪武十三年大水崩潰方城縣治西北盡陷河中乃徙復舊治
二十二年七月天雨米子荆門李子春家形如小麥色淡黃爲飯香甜
姚善字克一鍾祥人初姓李復姓姚家居魚寨縣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侯舍中徒步詣門賓問爲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而府門再拜而還善自遂還辭曰非公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廟善嘆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也將往候錢芹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荷明公弘下士之風請候月朔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賓登義芹曰公今有官守請姑舍是事有急於此者善問何事芹出一簡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觀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後爲行軍司馬越己卯靖難師起善畫策勸王興有勞焉壬午京師平時黃子澄走匿善所索之急約善航海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在善守土之臣當與同亡子澄去未幾善竟伏節
郭妃明太祖第二十三子鄆藩妃也父曰虞襄公郭英末榮乙酉開封爲妃王薨妃痛哭曰賢王自幼待我如賓今我孤無子吾又安能獨生乃整粧對鏡自寫其容付宮人藏之云俟諸女長成付之令果繼母容也遂自盡

古今圖書集成

殺黃天性嚴殺取子嚴一介居官人其敢犯每食止其腐南城人稱爲嚴豆腐

卻道河陽人精通譯字官宗命入草詔筆凍紙汗自分得罪上命易紙書之神色自如

陳厚景泰二年知荆門嘗夜微行以察民隱城北有老嫗紡至半夜命女取濁酒以飲女誤發其他更笑且言曰此酒甚清如陳太守何謂濁耶公過過問之明日召老嫗謂曰我何清昨所言妄矣嫗曰人心至公小女之言實公案行也何妄

楊誌宇石及其先清江人五代祖在廷遠當陽誌兄弟六七人皆試有司爲諸生誌獨不出或強之笑曰吾族當與諸兄弟取青紫足矣每試歸誌輒置酒熟樂當遊境中山水時一至吳越而蹤跡多在湖南生平不喜見富貴人長沙禹山王善詞賦誌以布衣取重稱方外交一日於遊次覽鏡見白髮驚曰予老矣堂上且有兩華髮人安可復出自是嗜味田間高駟字素卿河陽人天性至孝甫二歲不敢以手抵母父歿於洞庭湖計聞遂削髮岳陽望湖泣水漿不入口者半月乃具衣冠葬悲泣幾欲喪明州使者凌約言爲之立望湖臺塑父像列廟於旁以永孝思居數年有鶴來巢人以爲孝所感

張璠濟南人弘治末河陽判官劉介有守母出受民一飯即飯之必償其值而後食嘗行縣縣歸遺城開從者呼之璠曰此禁門也去宿民家民家爲具食璠覺遽起改宿於鄰比曉而入

明正德間華林縣寇胡雪二等大肆猖獗安陸周憲與具子幹會食事吳廷舉知府李承勛三面夾攻賊

少却應兵迫之賊衆矢石交下我師敗績被執首中刀血流被而左臂中鎗不能動猶大言不絕口賊怒肢解之於前殺力戰墮死

四年盜自獄出因據賊首丘仁楊清爲首廣聚於漳洋湖泊掠掠村婦婦女却丁壯爲徒盡歸爾爾呼官府將直入城按取所悉及庫實府民邑人大恐聞數月布政使陳鎮副使孫昇等率兵擒之盡殲無遺郡縣緝人正德初知河陽九月致仕抵家其兄止於外取其牒視之知不以他歸始竊竊入其家規如此

鍾曉字景陽嘉靖初以御史左遷河陽判官鍾性純厚政尚平易自奉甚約遷歸州知州修河運之謂曰君如是而來如是而去無愧於河矣

嘉靖初侯嘉祥爲鍾祥令民有羅仲仁者夜殺其二弟詰朝以盜殺告察其辭色有異亟叱之曰汝殺人當復誰捕竟抵其罪邑人稱爲神明

譚聯立字德父九歲而孤自傷不得養其父相避因號念湘嘗行當陽界募投村舍能上有譚公湘神主異而悲之父極驚問故公曰見神主姓號與吾先人同故悲耳父施曰郎君即是乎公爲吾德是以如此因泣下不能起與公羅拜交相泣公歸而嘆曰嗟乎人不可以不爲德有如此矣

敘趙字秉之爲安人果敢任事安陸被大水公疏於朝得免民租之半又疏開新河以殺邑水號曰恩江王顯字士直號青龍攝囚之役公轉餉於道有積尸浮江而下懸賞格俾之刺盜賊正卿噴梁山谷公首縛之平其餘黨以外縣歸老稚哭聲震郭服闋復除

衆自令開水利灌田數千畝邑人刻題曰王公崇魯鐸字振之景陵人時邑有大而角公曰兵衆也項之盜果起大肆剽掠其戎首或曰魯公仁人也慎無犯其家於是里人率耆負依公多所保全家居建書院藏圖史錄子弟膏植植而萃公曰此橋再姓吾必永年已而果然因號龍橋山人

嘉靖二十一年河陽大蝗夏六月河陽龍吟于赤水聲聞二十里半日方止

二十五年鍾祥大有年夏潯江島鴉街火燒民廬日夜數十起至秋方止河陽大水

三十九年京山河陽大水鍾祥民家牛生六足荆門破寸金堤水至城下高二丈餘一月乃退

王鴻功字子儀一字烈可爲邑諸生工詞翰不屑步趨時俗開居種植花木掃除一室潔几格葉香焚茗延客倡唱無虛日中歲遭亂詩文盡佚僅存壁間二絕云聚散花如匝地苗朝來白玉想橫陳關天鵬字爲英早志向遠空苦憶人直疑苦澁齒痕恰鎖閑愁向夕城一淚同子論落意房中曲和雨風好讀二詩可略識其風韻矣

萬曆丁卯方開學有一免生桂星門躍出學於吳臨云此科必卯生者中式及中諸成舉卯生

大通塔前光緒有謀殺者以火燬張成碑忽雷雨滅火懼而止又有人謀上泉寺常信出其父券券而人大如山亦懼而止

十六年春荆門白虎山香忽雷起陷成方井深三四十丈京山大饑西陽旱潯江四月雨雪雹小者如錢角大者如拳有角斗米百錢民有殍

此

鍾曉字景陽嘉靖初以御史左遷河陽判官鍾性純厚政尚平易自奉甚約遷歸州知州修河運之謂曰君如是而來如是而去無愧於河矣

嘉靖初侯嘉祥爲鍾祥令民有羅仲仁者夜殺其二弟詰朝以盜殺告察其辭色有異亟叱之曰汝殺人當復誰捕竟抵其罪邑人稱爲神明

譚聯立字德父九歲而孤自傷不得養其父相避因號念湘嘗行當陽界募投村舍能上有譚公湘神主異而悲之父極驚問故公曰見神主姓號與吾先人同故悲耳父施曰郎君即是乎公爲吾德是以如此因泣下不能起與公羅拜交相泣公歸而嘆曰嗟乎人不可以不爲德有如此矣

敘趙字秉之爲安人果敢任事安陸被大水公疏於朝得免民租之半又疏開新河以殺邑水號曰恩江王顯字士直號青龍攝囚之役公轉餉於道有積尸浮江而下懸賞格俾之刺盜賊正卿噴梁山谷公首縛之平其餘黨以外縣歸老稚哭聲震郭服闋復除

衆自令開水利灌田數千畝邑人刻題曰王公崇魯鐸字振之景陵人時邑有大而角公曰兵衆也項之盜果起大肆剽掠其戎首或曰魯公仁人也慎無犯其家於是里人率耆負依公多所保全家居建書院藏圖史錄子弟膏植植而萃公曰此橋再姓吾必永年已而果然因號龍橋山人

嘉靖二十一年河陽大蝗夏六月河陽龍吟于赤水聲聞二十里半日方止

二十五年鍾祥大有年夏潯江島鴉街火燒民廬日夜數十起至秋方止河陽大水

三十九年京山河陽大水鍾祥民家牛生六足荆門破寸金堤水至城下高二丈餘一月乃退

王鴻功字子儀一字烈可爲邑諸生工詞翰不屑步趨時俗開居種植花木掃除一室潔几格葉香焚茗延客倡唱無虛日中歲遭亂詩文盡佚僅存壁間二絕云聚散花如匝地苗朝來白玉想橫陳關天鵬字爲英早志向遠空苦憶人直疑苦澁齒痕恰鎖閑愁向夕城一淚同子論落意房中曲和雨風好讀二詩可略識其風韻矣

二十五

二十五年六月京山大水七月荆門州黃陵破一山
高數尋一夕平地八月潛江河水震盪池井俱溢
譚元春字夏景陵人惠天啓丁卯鄉試第一公父
念淵早逝有弟五人皆嚴督之後各成名事編母魏
孺人最孝母年五十三病失明臥牀欄間躬進米粥
嘗藥餌凡八年而母始卒弱冠即與同邑鍾退谷結
交文章性命管鮑不過也聞蔡敬夫蜀朱無易官於
楚其知公雖因退谷而公之詩文行誼自足以致二
公之知戊午督學萬紀瞻首拔公入秋闈不售素諸
生辛酉魁鉉吉督楚學強起公復出應試以恩選貢
於京丁卯太史李太虛典楚試者知公暗中揣摩必
欲得公爲省元聞中手其卷詫曰此必江夏也己而
果然皆賀得人公好遊蹤跡遍東南義師友鍾蔡
二公沒思之終身不置又喜揚人善嘗遇武昌袁溪
寺讀舊令陳鏡清壁間詩歎其古奧處刻而傳之隔
寒河有羅聖陽庵補詩請見即爲選其佳者亦序而
傳之所著詩有徽歸堂稿文有鶴潭集遇莊所選有
詩歸東坡詩並行於世崇禎丁丑會試行至長店去
京三十里時夜中磨讀左傳平明起掃衣一衾而逝
年五十二先是鍾退谷卒亦年五十二
宋一鶴偶僞不羣獲傳有澄清之志楊督師特疏公
有邊才以分巡授楚撫公以鄧爲湯沐地同直指李
振聲分汛防護公守殺李守陳葵未元且賊至守陵
兵潰振聲爲賊所執昇至城下衆賊四面登城兵士
俱潰公曰時事至此我爲重臣惟有一死報國耳遂
自刺鄧人哀之崇祀名宦
崇禎九年景陵縣大水入城遂越獄出拒殺官兵尋

捕擒之

陳氏適李姓早寡無舅姑子女歸父家自矢守節生
臥小樓足不下樓者三十年臨終謂其婢曰吾死慎
勿以男子昇殮我家人怒其言令男子登樓擲之氣
絕踰時矣起坐曰我何言而令若輩至此家人驚怖
而下目乃瞑

安陸府部雜錄

府志鄧人望遠其鼻端若龜翼使匠者斷之匠石運
斤成風聽而斷之盡望而鼻不傷鄧人立不失容宋
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
嘗能斷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公輪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
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鄧見荆王曰臣北
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
曰必得宋乃攻之乎王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
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得宋則爲攻之墨子曰甚善
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輪般攻天下之巧工也已爲
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輪般試攻之臣請試守
之於是公輪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
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轲不攻宋

鄧人有遺燕相書者夜書火不明因閉持燭者曰舉
燭因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
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
王大說國以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

此類

吳起衛人也而將於楚鄧人以兩版築垣起教之四
版便矣而楚俗習久起因見惡公羊傳曰文公逆祀
去者三人定公順祀教者五人此亦久習故也

鄭谷乾寧間以都官郎中退居馬仰山書居荆門城
南隱於白社故題清宮亂後作云白社已應無故老
清江依舊遠孤城其詩結句尤工世號鄭鷗

李白還蜀見鄧人司馬相如詩楚七澤遂下荆門娶
於計氏故其詩云度遠荆門道來從楚客遊後還宋
王琦亂離夜郎過河州題鄧官湖故其詩云張公多
逸興共泛沔城隅

畢諫云舊尚書云雲夢土作又本朝太宗時得古木
尚書作雲土夢作又路改禹貢從古本按孔安國註
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鄧楚子涉
離濟江入於雲中王震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鄧楚
子自鄧西走涉離則當出於江南其後涉江入於雲
中遂奔鄧則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
至鄧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
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麥杜預註
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麥則雲在江北明
矣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
爲夢江北爲雲子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按漢高
祖用陳平謀僞遊於雲夢往來無解釋文爾雅云楚
有雲夢註云今南郡鄧縣東南之丘湖是也恐爲
未當

鍾祥縣志白水即楚昭王所涉成日也楚人謂之曰
成河富水郡志謂有鹿湖池在聊屈山之麓深不可

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卷安陸府部

第一五一冊之一六葉

測相傳有白鹿入水戴旱鰲之輒應遂封其神龍爲
善利公

上下西兩每遇夜半烟料幕橫中望見小舴舨乘風
舉帆出沒上下有時燈火明晃或隱或見漁人好事
者疾聲追視之已杳不可即矣又屢聞聲從水出近
聽若隱然遙則轟轟如鼓鼓土人相傳有神激勃其
間則多水

戰國策楚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爲滑陽高魚非也
按左氏傳次於魚陵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陵
玉泉山有狀如鹿上下陵谷如飛每鳴於湖谷則
雨鳴於湖阜則有高軒過驗之不爽

腰湖島出黃蓬山三四月飛而且鳴提壺沽美酒
山內有之山外絕無

通志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一鈕其上大
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
庭漁者得之入於潭府以爲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
其故物也故以藏之廟中兩雄守黃兌見臨川與聖
院僧惠通印圖形爲作記而復州賈相院又以建炎
二年因伐木於二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得此印
其項并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
於左藏庫御州守黃沃叔母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
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口欠五系環耳予以謂若非真
漢物且漢書乃亭名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
大比他漢印幾倍之聞嘉興胡仲言亦有其一侯印
一而已安得有四聖長以四年受封當即刻印不應
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以奉廟祭其數必
多今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也

滄浪水禹貢漢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卽屈原
逢漁父處刺燈之山水記云在河口按水經註武當
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卽
今均州地河有此水雖非其故處然亦滄浪之下流
豈後漢稱之若漢河夏之五名耶又按說郛滄浪地
名非水名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滄水卽吳王僚所
開地作亭其上名之滄浪似以爲滄瀾之狀失之矣
河之滄浪亦地名又碑誌縣北有滄浪瀾云卽孟
子所謂滄瀾處尤爲失實也

石城郡二石城縣六惟後周所立石城郡乃今鄧州
其升陽之石城見於漢書其餘皆後代所立并非此
地後漢建武三年功臣子徙封者五人建平侯饒統
徙封牛與符離侯寇恂徙封扶柳蒲侯寇嵩徙封南
宮祝阿侯陳孚徙封斯春山桑侯王廣徙封石城是
皆以縣徙縣而非徙縣亭惟章懷之注以爲石城在
今復州西關縣東南而復州圖經遂以章懷之責爲
然斷然謂石城在沔陽縣東南漢王常子廣封石
城侯通典復州下亦云沔陽有石城在縣東南三百
里不言王廣徙封之色若廣果徙復州之石城則城
之名當見於後漢鄧州志既不載則復之石城非
縣明矣故方輿記云在縣東南三百里古保聚之所
又鎮戍以石城者不止一處如荊州府之移鎮襄
陽之石城下又信陽縣圖經云自石城徙居仁順又
云魏文帝所立義陽縣蓋在石城今故道山東南石
城山故石城是也則信陽縣復州皆有石城不
必執一面廢百今鄧州之石城可以鎮戍名不可以
縣邑名管半祐傳云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又

後魏書荆蠻傳云雍以西石城以東五百里今鄧州
之石城卽吳之所守然去襄陽止二百四十里三說
七百五十里之異今考之隋書志通典及元和郡縣
圖志今之水程可以無疑按元和郡縣圖志云鄧州
長壽縣理石城又云魏本古之石城吳於此置牙門
戍城羊祜鎮荆州亦置戍通典云鄧州分置石城郡
後於石城置鄧州隋書志云鄧州長壽縣後周置石
城郡則鄧州石城正羊祜傳中吳石城守也又以今
水程計之襄陽相去七百里則與羊祜之言合是鄧
復二石城不相干也故可以作鎮戍而不可以作封
建可以作形勢而不可以作縣邑

竟陵漢書及晉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注并云章山
在縣東北又水經云沔水經當陽之章山東其竟陵
當陽二縣但見於漢三史惟載竟陵而不當陽然
漢竟陵城在於長壽南今章山之地正在縣南一百
三十五里與荆門界界連市相對當陽乃在荆門之
後臨沮漳而不臨水黃宇志云長林本漢編縣地皆
悉時始分立若以祿麻爲章山則在編縣而非竟陵
境也蓋西魏之時曾立基州統二郡一曰章山郡統
豐鄉縣二曰上黃郡統祿麻縣在西魏時章山上黃
已分漢江而遷都矣隋文開皇九年廢章山上黃二
郡乃更祿麻縣爲章山故荆門舊圖經以章山屬長
林祿麻屬當陽蓋長林之章山則悉於隋文之所改
當陽之祿麻則白於水經之所經殊不知西魏章山
郡則在漢之東今章山是也隨章山縣則在漢之西
今祿麻是也今西魏所立章山郡當在長壽之章山
而隋文所改祿麻章山縣當在荆門祿麻也如唐武

德四年於長林東境置基州并章山縣此則沿襲隋制非西魏所置之地也陵谷變遷自古有之夏禹而下今幾千年矣不可以山之有無而易之況其地相近亦有岡阜而麻亦非有崇山峻嶺之阻其荆門集所載者乃隋唐之章山而非西魏之章山也
白雲樓按沈有中華談載世稱善歌者皆云鄂人鄂州至今有白雲樓此乃因宋玉問客有歌於鄂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又為陽阿麗聲又為陽春白雪引商刻羽以流徵徵謂鄂人善歌殊不考其義其曰客有歌於鄂中者則歌非鄂人也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陽阿麗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不數千人引商刻羽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振盛而和者止於數人則為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況陽春白雪皆鄂人所為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豈不謬也襄陽者舊屬楚有善歌者歌陽春白雪朝日魚麗和之者不過數人復無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鄂州本謂之北鄂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城尚在亦不然也此舉也非鄂也據左傳楚成王使鬬宜申為商公治漢江將入鄂王在清宮下見之沿漢至夏口然後漢江則鄂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在清宮見之則清宮皆在鄂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鄂昭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都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今按都志善歌李太白古風一篇此本太白感嘆之詩於鄂都無所關繫只以

首句為鄂中故事而收之然謂之鄂客則亦非鄂人矣今觀存中所辯與太白之詩則知陽春因非鄂人所和然謂客歌於鄂中以此為鄂中故事亦可也存中又謂鄂有南郢北郢今之安陸乃古之北郢非楚之故都鄂舊有陽春臺白雲樓樓取宋玉自況之言而為樓臺之名耳宋玉自况之意謂曲高和彌寡太白之詩謂高才者知遇之難卑劣者投合之易必欲牽強援引以鄂人善歌亦何所增重哉
鄂州白雲樓系多題詠一日郡守侯某築是樓方命坐客賦詩時劉太傅資以惠臨置是郡不得預會遂使人持以獻才致蕭蕭盡江山之勝一座為之闌筆詩曰江上樓高十二梯梯梯登遠與雲齊人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秋色不長歸點秋光無奈更淒涼曲盡愁無盡水正東流日正西
惠亭鴨嘴嶺一山耳孫司徒志分惠亭鴨嘴兩山怪言鴨飛去啄復州人果果劇去其嘴故形其可得而考而後遂文之以美名曰龜山又云王安石撰進士第授淮南判官文彥博薦其恬退召為三司度支判官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及赴是職其不喜悅安有為京山丞事耶同修起居注辭之至八九始受及除知制誥遂不復辭矣終英宗之世被召未嘗起英宗崩知江陵為翰林學士神宗用為參知政事自此獨掌朝權至哲宗公也中間亦無貶謫承尉之事張商英奏鴻臚寺中曾撰其書法今京山之太陽寺碑有張商英篆書當時唐明倫王安石劉子有張商英為王安石黨人之語大都安石喜諫而又惟恐舊法當時州縣迎合新法以希選用者

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一千一百五十五卷安陸府部

或結惡澤廟以悅之而後人傳會遂謂安石曾京山耶
故志張橫渠嘗過鄂涉沔有僧謂其琴橫渠曰琴不祥矣遂棄之不然橫渠過鄂未嘗至沔也
胡儼記定武蘭亭石刻鑄損天流帶右四字然又有肥瘦二本而鑄損者乃瘦本為真定武後復州以此本重模亦鑄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辨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竟勝
白乳高僧塔人盡謂在前寺而重門外高岡古所謂蘭臺也有古塔依然焉今在蘭閣中有繕紳家欲折之白日大雷雨懼而止相傳以為此實白乳塔也
齊竟陵王子良招賓客范縝與焉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塵輕重於苗蔭之上自有福難福落於黃淵之中墜苗蔭者殷下是也落黃淵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荆門山臨江皆絕壁峭峙五百餘丈互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浮過江行人競逐之謂至山下必得之鹿忽飛起踰國而去故名此壁白鹿山鹿夜過宿下鹿角聚大者角向外四圍小者在中間圍如寨今人以木做作鹿角塞江同祖過鄂州京山晚抵村驛驛人言鹿在前結寨即出觀之望可數里巨鹿無數四環成圍以角向外凡數十重兩鹿鹿處中勃跳嬉戲民田相近者悉遭蹂躪禾苗為之一空獵戶雖告其旁云不可近近輒觸之者多死明

第一五一冊之七

目始引去獵人操弓矢才追隨之伺巨者行前稍
還乃敢捕射其稚弱亦各有所獲而還

漢河會流處岸上有石銘云下至水府三十一里皆
傳李斯刻石於此天下水府一十八處

鄧石城山腰有石欄一株常歲不實每於秋開之年
結一實必登一人多寡不爽其數

邑鐵牛堤內侯家諸東鐵廟鐵鑄神相傳先年堤
潰水流至此因建廟祀之掘得古鐵書永明年製永

明乃五代蕭齊年號也廟重建於嘉靖時故其聯云
古廟正當嘉靖世遺觀猶記永明年

鄧東松林山居民方聰書妻與戲帝至其家羽衛甚
肅既覺不解其故後帝崩下地即方氏夢所坐之處

今遺殿是也乃以東山田易之皆謂其有定數云

安陸府部外編

府志江妃二女鄭交甫常遊漢江見麗服華裝佩兩
明珠大如雞卵甫見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
我欲下訪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醉不得恐懼
傷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秀矣女答曰客
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盛之以筒今
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遇其勞事之知吾不為過也願
諸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盛之以筒今附漢水將
流而下我遇其勞事之知吾不為過也願諸子之佩

而懷之既趨而行數步視之空懷無珠二女忽不見
漢董仲永之子世傳母乃天仙織女故仲生而重異
數策符鎮邪怪嘗遊京山之流泉以其山多蛇毒書

二符鎮之其害遂絕今符石在京山之陰
晉杜預嘗醉臥帳中人聞其嘔吐聲於戶外視之但
見一巨蚌垂頭而吐云

馬盧諫病醫父使其學易以贈求食書於安陸醫堂
自給有一人謁諫謂馬生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

秘法子能從我學之乎馬生乃隨往郡境有陶僊觀
授星算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其符里乃云胡其姓

而悟其名諫之曰子有官祿終至五十二歲慎勿道
我行止於王侯之門馬生能談星事皆驗趙匡明棄

荆入蜀因隨至成都王先生令杜光庭密問馬生享
壽幾何對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果七十二

而崩四斤八兩即七十二兩也馬生官至中郎金紫
亦五十二而卒

蕭行美河陽人年九十餘篤行履素常遊漢上遇一
老人自稱張先生指草一叢曰移移移之可獲鐵成

銀戒之曰切不可泄行美受教遂移草歸後試之
果如其言久之語泄一夕大風雨漂失其草再入山

訪之不復有矣
昔葛洪字稚川嘗於富陽紫蓋山穿井煉丹丹成以

錫試之錫死自愧取丹投於井少頃錫化為鳳飛
鳴天際洪將井板倒索丹焉

司馬子微嘗煉丹於內方山有馬仙觀李白云余昔
於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

遊八極之表乃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

盧山人賈曆中常往來於白浪南草市時時微露奇
跡人不知測賈人趙元卿從之遊乃類市其所賣段

果著詐訪其息利之術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
所市意欲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願一垂

言盧笑曰君歸語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若聽吾言
當免可告之將午時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

二千餘以非意相干可閉關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
必極厲盡家臨水避之若爾爾可免趙歸語主人主

人亦素神盧生及夕伺之果有人持錢叩門求釋怒
其不應因擊其戶張乃從後門率妻孥避去其人乃

行趙數百步忽倒死竟如盧生言張乃免
富陽縣志唐昭宗光化二年富陽縣南有劉文龍井

井中有龍窠將雨輒有雲氣自中出忽一道士稱自
嵩山來取井中龍巢及草藥去其後邑令黃訓嘗聚

馬於井旁或止之不以爲意至歲餘令及馬皆皆
碑史雲南極氏道使貢天鵝於天朝過沔陽浴之飛

去鵝墮翎拾之至闕下上其翎作口號云將鵝貢唐
朝山高路遠遙沔陽湖失去倒地哭號海上覆唐天

子可僕痛伯高物輕人意重千里寄鵝毛
府志章辰號玉宇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

治病消災散禍起風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
木瓦石爲六畜熊虎立成能分形爲百千人能涉江

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久而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
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至百日數

十日乃起每與弟子行合丸泥爲馬與之令閉目須
臾成大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丈見

飛鳥過指之即隨臨淵投符召魚龍之屬曝岸上令

弟子舉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時以器盛水者兩肘之間盛之水上立有赤光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浴之立愈後入峽崙山合丹白日月天而去

淳熙間有王道人來復州做店賣卜每日所得不及百錢往往持金錢許諸於肆舖匠許而扣之對以蜀中貴人相酬者疑非信陰約儕輩觀之郡城南有河王度橋直西行穿蘆林坐岸許以持錢釣輪上擲水中少焉舉給則碎金已粘著蘆外旋以納銅擲至橋紙上如是十餘反乃歸尋匠許諸錢諸店復對如初始以向所見告王笑曰吾非挾此技此蓋吸金衆也大抵水非得金不能滲透故有水處必有金子母相生之理誠不可誤今僦中所餘猶數兩明旦當分遺諸君但如我法試之慎勿爲婦人罵大所敗事匠大喜及明詣旅店主曰道人五更起并徹直策杖去矣

有江東者善吹長笛能作龍吟後遇閩鄉至盤豆館道旁大槐下醉夜見一人數丈曰將爾槐畔鍾魔乃是童輩早遂藏槐曰荆山館中二郎來看大兄便問槐上有人下來與語明至荆山館中見庭槐十圍疑附神物乃曰某好道不違師樹神有靈乞與指教神曰且入荆山求飽仙師必獲度世更入山果遇仙師令更吹笛一氣清逸五音激越泉迸出別鶴行伍橘葉鮮柯輕雲出袖仙師曰子之藝至矣但所吹者竹笛今贈子美玉笛吹三年一洞龍必持水丹吞之便爲水仙無賴若葉蓋子有琴高之相耳更後三年岳陽寺樓吹笛有龍化爲人持丹而來更師之

遂變質頗入水不濡

有士子於漢江峽石阻風吟詩曰卜得上峽口秋來風雨多未之續空中忽云江陵一夜雨斷斷木蘭歌建寧初有人泊舟巴峽夜聞人誄曰秋夜填黃葉懸崖露草根猿聲一叫斷客淚數重風迴宵凡吟百篇

宋新羅僧居京山新羅泉一日語衆欲歸忽一人止之僧言思故鄉水耳其人指地泉即湧出味同故鄉僧又言思故鄉魚其人復指水得魚魚形皆纖細色白日亦僧遂留宰得鱸旨其泉可以溉田民多便之清湖師鄂州與陽僧在太陽作園頭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山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其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嘗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不識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

楊道人者不知何許人宋宣政間寄跡於朱司戶家數年落魄不羈狂飲自如朱未嘗少厭一日酒酣曰我辭世矣不疾而逝葬之山中後二年朱往京師忽遇於通衢言笑如舊朱詰其所以以不言而去朱歸啓棺視之則空棺也

王武功寓鄧州一僕名山童王生子以買其妻爲乳母未茂山童忽去後王赴調際安忍過之於江上意見王致拜王謂之曰汝服事我十月何不告而去山童謝曰我鬼也恰恨後母乳母是亦鬼怕我淫瀟百般搭連相排陷只得避之語訖辭去王深愛其子不伏注疑遂遣家與妻告其事即呼乳母抱兒出王取兒付妻撫恤之謂曰山童說汝是鬼如何捉拍

寧越人軒下奄然而沒

郡城西北五十里曰朱家垵有喬安寺相傳爲五代時所創其地有大樹頗作怪爲害地方經有西僧至乃伐其樹爲佛因以建寺怪遂絕

鄧州漁人網於漢水泉之覺魚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絛細視之乃翠小蛤蟆大相比如物拂拭其一端得書一卷乃唐天寶中所造金剛經題語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令朱均施比附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置水首尾略無估滿居民李孝源資藏其書始簡復養之水客欲見則出以示之孝源感其異因捐資爲一藏於鄧州興陽寺特爲壯嚴

竟陵孫劉孟夜投空館有二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其宵會同星河易翻數蝶不終綠草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黃衣人曰妾提王屈臣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日拾得翠釵數雙

明洪武十三年既從當陽縣治還其萬城碑石移修湘獻王府毀至北門忽有異蜂數十萬聚人爭射不止衆懼而罷或謂此乃高氏舊城其上有關侯廟神所憑云今北城門堽尚存

三女橋有崔公祠弘治中有人自蜀中來遇姓崔人寓書一函曰余有宗人住京山三女橋幸爲達之其人既至取書置懷中就橋下濯足忽昏眩假寐夢至一字甚潔飾老叟數人迎客極恭其人具以書呈少頃其人寤懷中書無有矣

亦至書樓之遺廣遺藏馬下遇二騎追尋其怒女謂
應曰吾不能攜汝矣予影一片曰有急用此爲解遂
應公安人家積薪中其家以爲盜出擊斃斬乃已年
八十餘卒有女嫁府廩生白驥嚴紀傳有紫羅囊在
女處猶神女所佩云

明仙人從姦者字又鑑別號鼎傳安陸人正統八年
母壽相子入室而生骨相奇偉爲好黃老之術謝婚
聘辭父遊太和山復遊嵩華遇異人授大還藥丹成
雲騎麻定萬曆庚寅郡守阮屏麓自述昔遊太華偶
失路遇公指引見公道貌軒輊舉問姓氏年里公曰年
百六十矣後聞入華絕壑至今不出野人傳其事稱
奇云

鄧純一道人居元妙觀道行甚高與潘耆與之遊一
日忽見假縣見純一入宮中及覺問左右曰純一來
此乎俄報宮中生世子矣後世宗登極建純一殿卽
其地建元祐宮壯麗無比焉

五年五月漢水決洋漫初渡口忽陷成穴有女子衣
絳綾常坐其上一夕忽痛哭河遂決

沙洋市人偶見水中一舟載人遠來可二三十登岸
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駭之而舟人至一大家求食
與錢不應毀瓦盡毀與之敵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
能傷月餘不知所往

鐵牛墮之鐵牛於明萬曆間每夜食民田禾居民蹤
跡之乃鐵牛也遂斷其一足又下寺石坊轉于夜飲
山井水人見而驅之疾步坊上亦斷其足

鄧之河西三尖山層巒疊翠蜿蜒至三十里淵壑險
僻地多豺虎猛蛇人跡罕到或曰鬼谷子別洞也明

萬曆中有江右孫翁龍溪來居之有子六人皆以龍
名人莫測其際一日人見一老翁自稱上林老李冰
姿鶴髮手執鐵如意揮少年四人童子四人徑往孫
處是夜雷雨大作平原水湧八尺向之所謂孫宅僅
見龍窟十四自是分降甘露故相傳爲龍窩港云